



张洹在半岛酒店的揭幕仪式上,前呼后拥的场景和他在 其间的从容淡定,很难让人想起昔日那个愤怒生猛的河南青年

# 张洹:两个极端的和解?

文/阳子

张洹曾经说过:"行为艺术是用一种身体语言,阐述跟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强烈、直接、单纯,没有其他任何非艺术的想法在里面。而一旦艺术家动画笔,就暗含着被收藏的可能性。"

如今他早已不止动笔,更将触角转向了歌剧、建筑、装置艺术和公共艺术。在上海半岛酒店再次见到他时,已经很难窥见当年那个以生猛坚硬的身体倔强地表达自己的河南青年的影子。身为中国最大的当代艺术工作室拥有者的他,现在眼神平静,与媒体打起交道来悠然自得。在时间的洗涤下,张洹作品中呈现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撕扯正在得到和解。也许就如张洹所说:"可能人都有两面吧,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



张洹的镜面不锈钢雕塑《和和谐谐》,6米高的原作被上海 世博会永久收藏,陈列于世博轴上。



寒魅師 2010年,混合材料 256 x 494 x 293 inches(650 x 1255 x 745 cm)



巨人3号 2008年,牛皮,钢,木头和泡沫塑料 181 × 394 × 165 inches(460 × 1000 × 420 cm)

一个坐在厕所里的河南人"。那个时候,这个安阳来的年轻人刚刚完成了令他成名的行为艺术作品——《12平方米》,他在自己身上涂满蜂蜜和鱼的内脏,端坐在北京东村的一个公共厕所里,任那些苍蝇在身体上粘连和攀爬。东村是当时北漂艺术家和青年们的聚居地,彼时的张洹就和它一样,蛮荒、愤怒、本真,不加修饰,充满着原始激情。《12平方米》的照片后来被一位欧洲收藏家挂在餐厅里,他说这是简单和野蛮的高境界生活状态,挂在餐厅再合适不过。

那一个年代里张洹还在做着更多这样力道十足的浪漫举动。他只穿一条短裤,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将自己浑身泼满红色的液体,怀抱一个肢解后又重新组装好的同样鲜红的塑料玩具娃娃,叫做"天使";他和几个友人在山顶上赤裸全身垒在一起,起名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他还用毛笔在自己身上写下文字,然后架上一副新鲜的动物骨骼("1/2")……这种赤裸的蛮力冲击着当时人们的观感,而在张洹的观念里这是和暴力完全相背相弛的概念,他只是在单纯直接地阐述他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的注意力是体验,体验一种过程、一个环境。完全是肉体和精神状态的体验,是很浪漫的事,怎么能称作暴力呢?"这是独属于每个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

后来张洹变卖家当去了美国。他说当时的想法是到那边哪怕是背尸体赚钱,攒个二三十万人民币,再杀回北京重操旧业。这个在当时孤注一掷的决定后来也算不得什么了。张洹的行为艺术在海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他所携带的东方元素的生猛对隔岸的人们来说,极具张力和差异化的力量。《我的美国》、《龙之梦》、《我的日本》、《家谱》

等作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首页。这几年对他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命运为他开启的另外一扇窗户:他开始尝试装置艺术和公共艺术。纽约给了张洹土壤,让一颗种子长成了树。

2005年从纽约回国后的张洹再未涉及行为艺术。如今他在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艺术家工作室,占地40多亩,建筑总面积15000平方米,相当于7个上海音乐厅的大小。在这里他带领着100多名员工进行集体创作。他们用香灰制成过雕塑,其中有明朝雕像中"文官"和"武官"的形象,空心的身体里点燃香火,从雕像的五官中冒出烟雾,张洹为他们取名为"文官武官",雕像在台湾展出时用的名字是"文化部长"和"国防部长"。汶川地震后张洹买下了宝成铁路109隧道口被巨石砸中的列车残骸,并把它们运进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展厅组装,为此拆掉了展厅尽头的一整堵墙,再重新砌好,这件《希望隧道》作品"不包括前期的费用,光是艺术中心装展,各种费用大概要150万。""我们常常忘记大灾难",人到中年的张洹希望与这个社会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在下半生里,我想证明我除了能做艺术,还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最新的作品是为世博会创造的镜面不锈钢雕塑"和和谐谐"。在上海半岛酒店的揭幕仪式上,你已经很难窥见那个生猛坚硬的河南青年的影子,有的是张洹面对这一切的从容与淡定。在张洹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形式上的,独立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改变。平静下来的张洹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永远都不成熟的艺术家",在时间的洗涤下,他作品中呈现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撕扯正在得到和解。





希望隧道 2010年,铜,铁,钢,铝和木头 193×1732×197 inches(490×4400×500 cm)

### "一块铁就是一块铁"

门里:您为世博会创作了"和和谐谐",它们是中国一种形象的象征吗?它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张洹:她表达了中国人当下的一种态度: "不卑不亢"。这个作品其实是基于"不和谐"这个因素来创造的。现今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不和谐因素太多了,而且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需要塑造一个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它是对当下、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期望。

门里:我们知道《和和谐谐》这件作品与商业的结合甚为密切,许多大牌如百事都与它建立起了广泛的跨界合作,这是如何做到的?对于艺术家这种商业性的开发,您是否觉得会影响到自己创作的完整和独立呢?

张洹:本身这个作品是一个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最重要的是要能得到公众的喜欢和理解,因为它是放在公共场合去和公众进行一种互动和交流。于是我就想把这个概念延伸出去,做一些缩小版,便和一些公司包括百事、Justyle等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交流。我想把它生活化,能和更多的公众有交流。

我觉得一块铁就是一块铁,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看你是什么料子。不要把艺术家看的非常不同,它和一般的修鞋匠或者说做软件的没有区别,都是要工作、吃饭,需要把作品卖掉。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

门里:您近几年创作的作品和之前做行为艺术时期有很大变化,特别是 05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转变?创作心理上有没有出现过变化?

张洹:主要是年龄、生活经历、阅历背景都发生了变化,这导致我的 思维以及对事物看法都相应发生了转变。比方说在材料和媒介的选择 上的改变。

不过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它的精神状态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创作过程是我一贯的作风,做自己喜欢的。它有一种独立的、主张自己态度的精神在里面,这样的状态也许恰恰能引导一个潮流。

门里:说到形式,为什么您最初会想用建筑的形式来表达它呢?

张洹:因为今天的生活非常膨胀,人类的原始激情,也就是人类想改变自我和生存状态的意愿非常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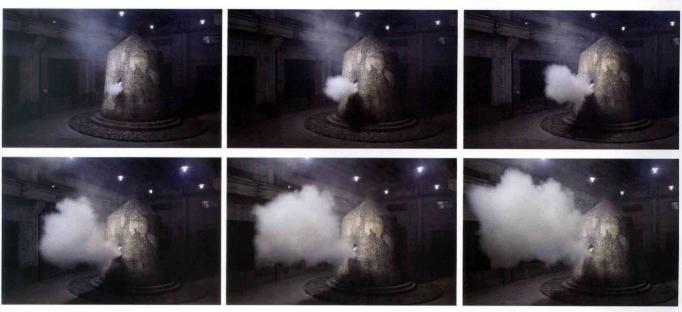
门里:您现在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当代艺术工作室,管理着100多个员工,日常的琐碎事会影响到您的艺术创作吗?您在这样的制作模式下,如何继续作品的独一无二?

张洹: 我有很专业的团队在帮我做各方面的管理。我觉得这不但不影响我的创作,反而集体的智慧能激发灵感。因为那么多人的一个团队,能让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去。

门里: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从一开始有想法到最后出现成品会有偏差吗?是否遇到过无法表达理念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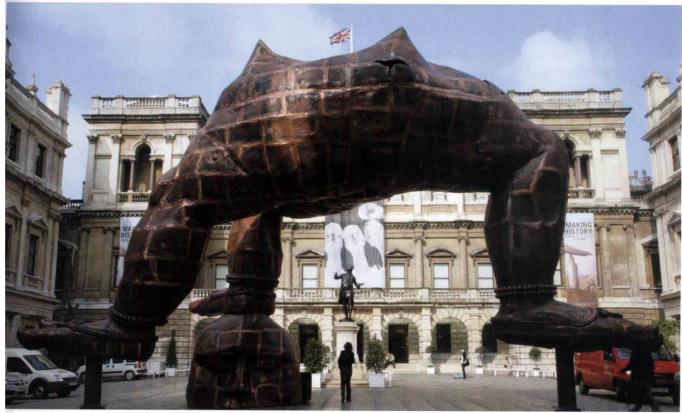
张洹: 创作过程其实从开始有想法到实施到互动,这一路一直存在偏差,重要的是在偏差中把握方向,将一些无法预测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样的情况当然有。有些是受技术限制,有的是受资金限制。比方说在做"希望隧道"时,就设想过好几种展示方案。比如在残骸车厢中放几千只麻雀,做巨大机器残骸与渺小众生的对比;或是堆起大量麦子或大米,营造列车残骸自粮食中驶出的感觉;还有在火车四周移种活的树木,展览持续期间任树木因不见阳光慢慢枯死。但太多限制使得最终陈列出来的只是枕木、铁轨和满目疮痍的残骸。但总归在提醒人们应该记住一些事。





宝塔 2009年,青砖,钢架和猪标本 高度:264 inches(670 cm) 塔身直径:335 inches(850 cm)





- 1:张洹行为艺术《为鱼塘增高水位》,1997年,北京。90年代张洹以其不加修饰的蛮荒、本真的原始激情来阐述自己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2:三腿佛, 2008年, 钢和铜, 339 x 504 x 272, inches(860 x 1280 x 690 cm)







2009年张洹为比利时皇家歌剧院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歌剧作品《塞魅丽》。旅居美国之后,张洹的艺术创作向着歌剧、雕塑、公共艺术等更多的领域发展,唯独不再接手行为艺术。他说:"日常生活的一切给我带来了灵感。我们的想法不应该有限制。"

## "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

#### 门里:您首创了香灰艺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材料?

张洹:可以说是在寺庙中得到了灵感,接着想去研究它。对我来说,香灰不只是一种材料,它是一个群体的记忆,一个社会的希望和一个社会的灵魂。为什么在中国每逢初一十五都有很多人去寺院?究竟这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吗?这是我一直困扰的问题,很有意思,所以我将被丢弃的香灰收集起来,并转化为艺术创造。我们用了5、6年的时间来研究这种材料的可能性,在将来我还希望能有机会开办香灰艺术学院,能让人们像学习中国画、油画那样去发展。

#### 门里: 您为香灰艺术申请了专利了?

张洹: 做申请主要是为了让它不要乱来, 使它有序化和质量控制。

## 门里:佛教对于您的创作来说有什么影响?看您以前的作品,感觉您 不太像一个能够受到佛教处事影响的人,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

张洹:最早是90年代初在北京的时候,我接触佛教是通过听佛教音乐开始的,后来在纽约接触得更多。佛教的精神触动了我,至于作品里面的形象,只是借用转换一下,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处世观和理念带动了我。

可能人都有两面吧,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

## 门里:我们都说一个人,当他纳入比付出多的时候,他的灵感就不会枯竭,您获取灵感的渠道有哪些呢?

张洹:任何环境都能带给我灵感,这或许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灵感 有还是没有,能不能创作好的东西,得看你心里有没有。

### 门里:您最近的思考是什么?您会经常和自己对话吗?

张洹: 我经常的对话是"腰怎么不疼了?"。到了这个年龄,而且老坐着,这个话题难免。(笑)

## 门里:您说过"艺术家要靠作品影响别人",那么您认为自己最能影响别人的作品是什么?您理想中的艺术家是什么样子的?

张洹:艺术家的作品是一部分,但能影响别人的更重要的还是个人的 人格魅力。你能看到每个艺术家从开头到结尾的一些变化,那是由于 他的阅历背景产生了变化,一个艺术家在不同阶段看到同样作品的感 受也会是不一样。

我理想中的艺术家应该为艺术增加新内容,不断拓展艺术边界,并反 映他所处时代的特点。

### 门里:您对作品的好坏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张洹:没有什么标准,好的作品需要通过时间沉淀和洗礼。它们最后 是被文化和时间所认可的。 ( )